

毛泽东对曹操诗的偏爱及其原因

□ 吴直雄

摘要:毛泽东对于曹氏父子的诗,尤其对曹操诗特别的偏爱。他作诗常用曹操的事迹和诗句,他高度赞赏和评价曹操诗,他常常吟诵和向人推荐曹操诗。这,与毛泽东从政治家视角观看曹操诗,与毛泽东从建安文坛总体上把握曹操的功绩,与毛泽东所欣赏的诗风,与毛泽东不囿于传统的贬曹倾向等等,不无关系。

关键词:毛泽东;诗歌;曹操;建安文学。

作者简介:南昌大学学报编辑部研究员。

以诗歌成就最为显著的建安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文学优良传统的一个代表时期。这一时期,上承楚汉,下启盛唐,形成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而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均是建安文坛的佼佼者,“是建安文学三位奠基人……分别而论,三人各有短长;总体而观,若缺其一,便不可能有盛名久享的建安文学,也没有魏晋南北朝360余年的文学新走向、新气象。”^①就三曹诗的数量而言,曹操存诗23首,曹丕43首,曹植83首。^②曹操诗的总量,不及二子诗总量的19%。然而,毛泽东对于曹丕、曹植诗几乎不见道及,而对曹操今存实际不足23首中的一些诗歌,则显得特别偏爱最为欣赏。这是为什么呢?据笔者所知,此事并未有专文细论,很有必要进行探讨。也许,这对于我

们从一个侧面了解毛泽东的审美情趣、艺术视角、诗词创作等,定会有所裨益。

一 毛泽东偏爱曹操诗的表现

(一)毛泽东的诗词创作用曹操诗中事迹和曹操诗句

一是用曹操诗中的事迹于词的创作。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用谋臣郭嘉之计,留辎重,轻兵兼道,千里突袭乌桓,这是曹操一生中成功的一个大的军事行动。《魏志》载其征战艰苦之大略云:“……十二年夏五月,(曹)公至无终。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畴请为向导,公从之,引军出卢龙塞外,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刚。八月登白狼山,与虏遇,公登高望虏阵不整,乃

纵兵击之。”出其不意地大破乌桓蹋顿单于,平定了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班师途中经渤海之滨的碣石山(今河北秦皇岛附近)时,作有《观沧海》诗。这一壮举,统一了中国北方大部,这一“有吞吐宇宙气象”的千古名篇,记录了征战中的某些事迹。毛泽东1954年夏来到北戴河时,联想先贤功业,感慨万千,用诗中事迹挥笔作有《浪淘沙·北戴河》词: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
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
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
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
人间。

中华民族历史久远,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事件可歌可泣。当人们身历先贤生活、战斗之地时,难免不发思古之幽情。全词如果联系《魏志》中所载的内容,可以说,毛泽东是由眼前大雨之景,联想到当年曹操开拓进取冒雨挥师征战之艰和大胜后作诗的踌躇满志。全词不过十句,以“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三句的篇幅直接写曹操一生中这一英雄的壮举。他经过考证后还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他还找来地图查证,说:‘曹操是来过这里的’,曹操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③毛泽东的词以及他的评述和考证,是对曹操征战和诗作的赞赏,亦是对前贤的追思和深情的缅怀。

二是用曹操的诗句和名句于词的创作。毛泽东在自己的词作中,变用曹操诗句为己之新句。前面提到的曹操《观沧海》诗是: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
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
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
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

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在毛泽东的《浪淘沙·北戴河》(1954年夏)词中,将“东临碣石”句扩变为“东临碣石有遗篇”,以表示对曹操作为和业绩的追思以及其诗篇中积极有为人生观的充分肯定。将“秋风萧瑟”倒装后扩变为“萧瑟秋风今又是”,以说明当时虽为盛夏,但在大风大浪中游泳上岸时的特定感觉仍与曹操在9月登临碣石山的“秋风萧瑟”富有同感。回朔史实,将“秋风萧瑟”扩变为“萧瑟秋风今又是”的奇绝在于颇有历史的苍凉回音之意,给人以为毛泽东是在怀旧厚古,然妙在紧接上“换了人间”四个字,使笔意陡然一转,全词面貌为之一新。《浪淘沙·北戴河》因扩用了曹操诗句,全词便深蕴着丰富的历史内容。

曹操的一些名句有如一句诗。如《三国志·吴主传》载,曹操征伐孙权,但见孙权治军有方,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刘表)儿子若豚犬耳!”“生子当如孙仲谋”这一名句为历代名人志士所看重。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载云:“晋王李存勖,攻梁夹寨破之。朱温闻之,惊叹曰:‘生子当如李亚子(亚子,李存勖的小名),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朱温显然是变用曹操名句,赞劲敌李克用之子,叹自己子女之无能。毛泽东在读《通鉴纪事本末》时,就借用朱温所变用的“生子当如李亚子”批注描绘李存勖攻梁那一精彩段落,以示对李存勖的称许。至南宋,辛弃疾作《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直接借用“生子当如孙仲谋”为全词的尾句,以指斥南宋政权的腐败无能,辛辣地讽刺了若豚犬般的南宋统治者。由此可见,曹操这一名句,裹挟着时代的战争风云,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用到妙处,自有千钧之力。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的谈话中,“念了辛弃疾的一首《南乡子》中的两句:‘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他指着叶剑英说:‘他

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④毛泽东将这几句词化而为己所用的新词,变用了曹操名句中的字词和转化了辛词中的人名,将曹操、刘备这两位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与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刘震相比照,而变“生子当如孙仲谋”为“当今惜无孙仲谋”,以今无孙吴英雄一句说明吴法宪的无能。这是幽默,更是讽刺,借此,以表示对林彪、吴法宪一伙的蔑视。比较“生子当如孙仲谋”“生子当如李亚子”“当今惜无孙仲谋”的意蕴,可见这一变化了的名句的批判力度之大,讽刺意味之深。

(二)毛泽东对曹操诗的极力赞赏和高度评价

一是圈画赞赏曹操诗。毛泽东自幼读书养成了爱动笔墨的良好习惯,当读到自己赞赏处,往往加上浓圈密点或加上着重线;对于“不通”“荒谬”处则往往打叉。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称:“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读到上述评论时,受到了深深的感染,用粗重的红铅笔画下表示赞同的着重线。又如,在毛泽东故居藏有四种版本的《古诗源》和一本《魏武帝、魏文帝诗注》中,他在许多地方也多次密密圈画,或用红铅笔画着粗线,或用红、蓝两种笔作圈记。当读到编者评曹操诗风“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恒以下,纯乎魏响。沈雄俊爽,时露霸气”时,他为其圈点断句,以示重视和赞同。透过那大大小小的圈圈点点和色泽不一的着重线,我们仿佛看到了毛泽东读曹操诗的激动之情和赞叹愉悦之态。

二是高度评价曹操诗。毛泽东对曹操诗给予了总体性的全面高度评价。他说:“曹操的文章、诗,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1954年夏在北戴河,毛泽东还对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

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⑤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⑥。这些评价公允地总揽了曹操诗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成就。毛泽东对曹操诗的一些名篇佳什亦有具体的评说。如称曹操的碣石诗“是有名的”,认为《观沧海》“很有气魄,很美”,说《龟虽寿》“宜读”。^⑦又说:“曹操有一首题名《龟虽寿》的诗,讲长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⑧他对自己的保健医生徐涛说:曹操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是唯物的。正因为毛泽东能从哲学的角度挖掘曹操这首诗的深层意蕴,所以当读到《南史》卷22《王僧虔》中的有关内容时,即批曰:“盈缩之期,不尽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⑨毛泽东摘用曹操这四句诗,一方面用以概括传中“陈天福冢成得罪而葬;而刘镇之已办凶具,疾愈,畜棺以为寿,年九十方亡”这两件事。另一方面,也是对曹操诗充满唯物辩证法思想和哲理的光辉,以及曹操懂得自己掌握命运的充分肯定和褒扬。毛泽东对曹操的一些具体诗章的评价,可以说是他多年来精读精研曹操诗的心得与体会。

(三)毛泽东对曹操诗的手书题赠与吟诵褒扬

一是手书题赠曹操诗。毛泽东不仅是诗词巨擘,而且也是独创一格、书起千年之落的第一流书法大家。他常常借助手书题赠曹操诗以表示对该诗的喜爱和对受赠者的关怀与鞭策。

曹操的《龟虽寿》诗,具有激昂慷慨、积极进取、饱含哲理的多方面的审美价值。对此,毛泽东极为欣赏。其欣赏方式,往往通过书法题赠的方式表现出来。1961年在《致胡乔木》的信中手书道:“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⑩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短信里是将曹操《龟虽

寿》诗视为养生格言摘抄书赠的,表现了他对曹操这首诗的爱好和对战友的关怀。林彪惯于称病。有鉴于此,1953年毛泽东在指示傅连璋组织专家对林彪进行会诊后便手书了曹操的《龟虽寿》赠林彪。^①1964年冬,毛泽东又手书了曹操的《龟虽寿》赠林彪。^②毛泽东两次手书《龟虽寿》赠林彪,除了勉励他战胜小病之外,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他欣赏《龟虽寿》中的积极进取精神,和不信天命,要自己掌握命运的朴素唯物论思想。从这一角度出发,这对于尚属年轻的林彪小病大养,不啻“也含有对他的批评”^③。毛泽东还曾将《龟虽寿》全篇书赠日本政界要人石桥湛三。^④据笔者所知,毛泽东对鲁迅诗非常喜爱,曾手书鲁迅《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赠日本友好人士,而将古诗《龟虽寿》赠日本政要,实属罕见。

毛泽东四次手书题赠《龟虽寿》,可见他对该诗有其独到的理解,故能依据对象情况手书相赠而用,亦见他对该诗的偏爱程度。

二是吟诵褒扬曹操诗。吟诵他人的诗词等作品,首先必须是对他人作品非常喜爱,从而才能激发出情感,寄意抒怀,在吟诵中得到启迪,通过吟诵对该诗表示十分赞赏和进行褒扬,以唤起听者(接受对象)的审美情趣。戴学忱、施榆生云:“汉语诗歌讲究字声、音韵、节奏和句式的组合变化规则,其语言富有音乐美的特质,自古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由言而声,从嗟叹到咏歌,在这语言艺术与声音艺术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浑朴、典雅而魅力无比的艺术表现形式——吟诵。”^⑤这里虽然论述的是吟诵艺术形式的产生,但也十分形象地描绘了吟诵者对所吟诵诗的喜爱程度及其将对受众的吸引与影响,这也是对所吟

诗的一种再度创作和褒扬。毛泽东吟诵最多的是曹操的《观沧海》。1954年夏天,“毛泽东来到北戴河。……在海边滩漫步,嘴里总是念念有词地背诵《观沧海》。……毛泽东在夜里工作疲劳后,稍作休息,出门观海,有时也是这样低声吟诵。”^⑥他还“向身边的同志说:‘这是曹操的诗。《步出夏门行》中的第一章,《观沧海》。’”^⑦毛泽东这样喜爱并反复吟诵《观沧海》,以致他身边的卫士都听熟了。可见他在吟诵时已进入到了原诗作者创作时的那种精神状况中去了,这种状况是对原诗思想情感的再度燃烧,是对原诗的再度艺术创作与艺术的褒扬。此外,毛泽东对曹操的名篇《短歌行》亦十分喜爱,在游览魏旧墟时,毛泽东与同伴们吟诵着曹操的《短歌行》以示凭吊之情。^⑧有一次,“毛泽东问邵华喜欢曹操父子谁的诗,邵华说她喜欢曹丕的诗,毛泽东则说他喜欢曹操的诗。……说着就用钢笔在一张纸上写了《短歌行》中的前四句。”^⑨这里虽未吟诵,显然是以这首诗为例去说明他喜欢曹操诗的原因的。

二 毛泽东偏爱曹操诗的原因

(一)与毛泽东以政治家的视角看曹操其人其诗有关

毛泽东曾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例子多得很呐。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去统治?”^⑩对于那种只擅长诗文而无开创功业和守业之功的封建帝王,毛泽东是持批判态度的,南唐李后主为一代词家,毛泽东说他

虽然“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②。曹操是汉魏之际深谋远虑、雄才大略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和大文学家。从其政治军事成就而言,曹操自20岁举孝廉授官后,即不避豪强,敢于大胆执法,从讨伐董卓之乱始即注重军事,先后战胜袁术、袁绍等割据势力,击败乌桓蹋顿单于。他注重整饬地方吏治,抑制豪强兼并,减轻人民税赋,集流民垦荒,兴修水利。他精于兵法,著有《兵书接要》《孙子略解》等书。由于曹操的上述成就,这就为魏的开基和晋统一全国奠定了物质基础。曹操又是大诗人,他的诗多是关切当时社会现实,关切军事征战,关切时事政治和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远大抱负。诸如《薤露行》《蒿里行》等等,有“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之誉。从其政治、军事成就,从其从政时间和与其相关这些方面的诗歌而言,都是曹丕、曹植所无法比拟的。孟子云:“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毛泽东对曹操其人其诗是很有研究的。他在《沁园春·雪》中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曹操和这些马上天子相比,其文采武功等方面,均堪称一流。曹操的事迹和曹操的诗紧相关联。因此,由人及诗,毛泽东偏爱曹操诗是理所当然的。

(二)与毛泽东从建安文坛整体上把握曹操其人其诗的贡献有关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第45》在阐释“时代兴盛,则文章发达;时代衰微,则文章零落”的观点时,举曹氏父子为例云:“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这里指出建安时期,因时多变乱,是曹操父子借助他们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将受流离之苦的文人们收罗起来,为他们提供物质条件,同时倡导他们积极创造,而曹

操自己则为表率。裴松之注《三国志·魏武帝纪》中引《魏书》云:“(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俗话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于是以曹操父子为首且颇有美誉的“邺下文人集团”得以形成,建安诸子除孔融之外,对曹氏父子有如众星拱月,开创了诗歌创作的新风尚,打破了汉代文人诗歌创作的消沉局面,首次掀起了文人诗歌创作的高潮。而其首功,当非曹操莫属。因为没有曹操尽快统一北方并采取种种措施发展生产,就不可能很好地为收罗的文人们提供物质条件;没有曹操自己“雅爱诗章”,则难于呈现出建安文坛的崭新面貌。1959年,毛泽东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②世道昌盛,文化才能繁荣。这是毛泽东对曹操历史功绩的阐释,亦是对建安诗歌创作繁荣原因的解说。纵览曹操、曹丕、曹叡当政四五十年间的文学,曹操在诗歌创作上的开创、倡导之功也是曹丕、曹植所无法取代的。也许正因如此,造成了毛泽东对曹操诗的偏爱。

(三)与毛泽东喜好曹操本色、通脱的独特诗风有关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曹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虑,想写的便写出来。”对于以上文字,毛泽东读过均重笔画了着重线,还在天头上画着大圈。可见鲁迅和毛泽东对曹操诗文通脱风格的看重。通脱随便,易露本色,这种诗风为毛泽东所称道,他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

豁达通脱,应当学习。”²³从曹操传流下来不多的诗歌中,有富于本色、直面现实,以质朴无华的内容去展现广阔战乱社会面的诗史般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有豁达通脱、气魄宏伟、内蕴深广、想象丰富、堪称千古绝唱的《短歌行》《步出夏门行》(四章)。诗不在多,而贵精警。这样极富本色、豁达通脱、气韵沉雄、直抒胸臆、精神昂扬、富于进取、雄浑豪放的诗篇,由于曹丕、曹植的经历和气质不同于曹操,这样的诗歌风格只能是在曹操诗中显得特别突出。鲁迅论及曹丕、曹植、曹芳诗风时写道:“孝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还有明帝曹芳,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诗赋欲丽’……”²⁴对于曹丕、曹植、曹芳“诗赋欲丽”的风格,毛泽东虽未具体论及,但他在创作《浪淘沙·北戴河》时说:“南唐后主李煜也写过《浪淘沙》。李煜的词意境和语言都好,但是风格柔靡,情绪伤感,他不喜欢。”²⁵显然,毛泽东对华丽的诗风是不甚欣赏的。对于曹操诗歌风格的欣赏,在毛泽东对曹操诗歌的圈画和评论中时可见及,这都说明了毛泽东之所以偏爱曹操诗是与其喜好曹操的诗风颇为相关。

(四)与毛泽东不囿于世人传统的贬曹倾向有关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然而由于历代封建文人出于政治需要而遭无端贬斥,特别是《三国演义》的广泛流传和深远影响,致使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曹操被视为“旷世奸雄”的化身。对此,毛泽东从不囿于世人的传统成见而人云亦云,他针对人们掩盖历史客观事实的种种成见而为曹操鸣不平。如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十二月,曹操针对当时有人误会他将代汉自立,写下了《让县自明本志令》。毛泽东根据曹操一生的表现,认为《让县自明本志令》是曹操的

手书,是了解和研究曹操的第一手资料,对此文很是赞赏。在他与罗章龙(即罗仲言)、陈绍休三人到魏都旧墟怀古凭吊时,便联《过魏都》七绝一首:

横槊赋诗意飞扬(罗仲言),《自明本志》好文章(毛润之)。萧条异代西田墓(毛润之),铜雀荒伦落夕阳(罗仲言)。²⁶

罗章龙以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往往横槊赋诗”的典故成诗之首句,一个统一北方、文武兼备的英雄形象便立刻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毛泽东紧承首句诗意,补上两句含蕴丰富的诗句,使曹操这一英雄形象进一步具体化、形象化。这既关合了首句的意境,紧扣了《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的内容,说明曹操不是奸贼,乃是言行一致的大英雄。这和毛泽东批判卢弼的注文是一致的。《武帝纪》中,注释者卢弼指责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是“奸雄欺人之语”,是“志骄气盛,言大而夸”,称“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等等。毛泽东不同意卢弼对曹操的这种评价,他认为:“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衿衡’。此为近之。”²⁷这里,毛泽东作诗和引李白诗对曹操的名篇和他的业绩给予肯定性的评价,是毛泽东对传统成见的有力批驳。

1954年夏天,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氏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²⁸

毛泽东对于为什么会将曹操说成是白脸奸臣,也有独到的阐释。他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②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很注意罗贯中的贬曹倾向。“在1957年4月10日的一次谈话中,他就说过,小说上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他对曹操的评价是很高的,认为他是代表进步一方的,而刘备所要扶持后来又继承了的汉则是没落的。”^③从而还曹操以历史的真实。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妇孺皆知几近如神的人物,毛泽东将曹操与诸葛亮提到同一高度予以评价。他与胡乔木、郭沫若等人纵谈三国历史,正当谈到热烈处时,“毛泽东说:‘诸葛亮用兵固然是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④

由上所述可见,世人贬曹,说曹操是白脸奸臣,毛泽东不囿于这种传统的成见,提出了自己推崇曹操的观点。这种观点是以曹操的历史功业为依据的,也是实事求是的。而曹操的诗歌多是与其历史功业密不可分。因此,由毛泽东不囿于世人对曹操的固有成见,从而依据历史事实提出了这种观点,在这一观点的指导下,偏爱其诗歌也是不难理解的。

注:

- ①②陈良运《三曹三辨》,《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第105、108页。
③⑤②③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215~1218、1215~1217、1391、1391~1392页。
④贾思楸《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352页。

- ⑥①⑦郑松生《毛泽东与美学》,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42页。
⑦②③魏国英主编《毛泽东圈注史传诗文集成·诗词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51~55页。
⑧②③④周溯源《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红旗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115、109、113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90页。文中所引诗句与他处有一字之差,可能是毛泽东所据版本不同所致。
⑩《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585页。
⑪⑬参见林木森《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93页。
⑫路海江、贺明洲《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97页。
⑭龚国基《毛泽东与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6月版,第493页。
⑮戴学忱、施榆生《让诗词吟诵艺术发扬光大》,《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2月11日。
⑯黄丽镞《毛泽东读古书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214页。
⑰⑱沈世昌、沈长胜《毛泽东凭吊魏都史考与浅析》,《毛泽东思想研究》第4期,第132页。
⑲陈祥明、夏天然等《毛泽东的幽默》,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138页。
⑳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85页。
㉑鲁迅《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2月版,第83页。
㉒⑳张贻玖《毛泽东评点、圈阅的中国古典诗词》,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43、41页。
㉓张贻玖《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鹭江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122页。

(责任编辑 肖 华)